

花山文艺出版社



她從天堂來

陈 新

7

她从天堂来

陈 新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石家庄

她从天堂来
陈 新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7.125印张 3插图 145,000字 印数1—64,5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26 定价：0.70 元

目 录

1	她从“天堂”来
23	寻找幸福的姑娘
43	河南小姐
50	小丽
61	一阵清风吹过
69	讲清楚
73	接表妹
82	爱的呼唤
92	准经理
102	值班
110	半夜敲门声
117	王大妈回乡
126	雁过留声
138	心里美
148	最后一顿早餐
159	武奎请客
171	失踪者的妻子
221	后记

她从“天堂”来

—

她来了。千里迢迢，从“人间天堂”来的。

她生在苏州，长在杭州，别人都称她“天堂小姐”。

其实，她姓李，叫四鹊。一个脆生、质朴、有韵律的名字。

她走出车站，习惯地拨弄一下鬓发，取出金丝架变色太阳镜戴在端庄秀丽的鼻梁上，可是，走出几步后又取下来了。她力图将黑龙港流域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量雨镇看个究竟。

到了车站广场，她想象如在杭州那样，一挥手招来一辆三轮，坐上就到达目的地了。可惜，量雨镇交通依然落后，更谈不上多种多样，除去有两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外，没有那种只一个人乘坐，既舒服又能观赏市容、三个轱辘的人力脚踏车。她不愿和许许多多的人挤在公共汽车里。特别是在盛夏。她决定头顶烈日，步行去这个地区文联主办的，叫做《净土》的文学杂志社，送她的小说稿。

本来，她完全用不着这般自讨苦吃的。在“人间天堂”，

她有一个满不错的职业——报社记者，有两位很有声望的高干父母，生活条件也十分优越；尤其在小说创作方面已颇有名气，有个大出版社已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南方两家大型文学刊物分别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近两年，又连连获得创作奖。是一颗耀人眼目的文坛新星！因而，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约稿信堆满了她的写字台，热心而又不辞辛劳的编辑记者们也纷纷沓至，光顾她的门庭，请她撰稿。可是，她对雪片般的信件，和穿梭般的编辑们，一律看待，绝不厚此薄彼——淡淡一笑，轻轻点头。

刁钻的编辑说，牛大值钱，人“大”不值钱，她太“大”，昙花一现，红极一时，快走下坡路了。敦厚的编辑则认为，她“欠债”过多，忙不过来，需要谅解与耐心。

有一天，她把全国文艺刊物的名目和信件地址反复对照着看，唯有北方的一个地区性文艺刊物《净土》没有约稿信。它的所在地叫做量雨镇。她先是喜出望外，继而又无不遗憾。她当即决定，把手头现有的一个她自我感觉良好的短篇小说《梦中的爱情》寄给《净土》。完全出于她的意料，半个月后，小说稿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这是近两年她有了名气之后未曾碰到过的事。当她接到粗糙的黄色牛皮信封退稿信时，委屈、羞愧、气愤……一齐袭来，心中很不是个滋味，脸上也有点儿火烧火燎。

她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退稿信上只有一句话：写小说和谈恋爱应该而且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不能做梦。署名靳达远。

这种连一点儿弯也不拐的尖刻批评，近两年来实为罕

见。不是滋味的心中又凭添一股姜辣；火烧火燎的两颊更加火烧火燎。

她烦躁、不服。对喊她吃饭的妈妈发起了无名火。妈妈以为女儿写小说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躲在厨房不吭气。

她象受到了谁的欺侮，又象被强者将了一军。她把退稿信用力摔在床上，拿起笔准备写回信，和这个千里之外武断得不近人情的《净土》编辑靳达远展开笔战。铺开稿纸，用力写了“靳达远”三个字之后，她又将笔放下了。她不知道称对方什么。靳达远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她一无所知。当然，她满可以称同志，因为今人都是这么开头的，但她不愿意。她说，同志是个最神圣、最高尚的字眼，革命斗争年月，父辈们见到自己的人，喊一声同志，可以使对方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因为他们真正地志同道合。现在，这个极为美好圣洁的字眼被人们用烂了，俗而又俗，本来分道扬镳了，或者貌合神离，相互之间也假惺惺地叫同志，甚至流氓、坏蛋、阴谋家之流也彼此统称同志，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靳达远，会是自己的同志吗？难讲。这并不是因为他否定了自己的作品，或是由于他与众不同去盲目地下个结论。那么……

其实，信写不下去，称谓是次要的。主要是信的内睿使她作难。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写、写什么了。认输，请教，或者吵一架？都不合适，都有点儿背兴或者叫小孩子气。

她把尚未开头的信纸一把扯碎，使劲扔进精制的、金属

镀锌的纸篓内，决定自费去量雨镇走一趟，以记者身份采访为由，去拜访那位靳达远，当面领教。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颠簸，她终于来到了在地图上很难找的量雨镇。

.....

四鹊径直地走进镇里。她不向谁打问《净土》在哪里，她要自己去发现。

街道两边绝少花草，树木也不多。尘土、纸屑，随着阵阵干风，旋着圈儿飞扬，她绕到房舍遮住的荫凉儿走路。她看到了那么多玩猴的和拔牙的。北方的山多无树，因而猴少。稀罕物，自然看的人就多，为什么拔牙的也这么多呢？北方人不嗜好甜食，也不象山西人那样嗜醋，坏牙齿的多吗？她为这营生忧虑。

一走出车站，她便感觉到了四周投到自己身上的形形色色的目光，欣赏，玩味，惊奇……

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她很美。

怎样去形容这位南国少女呢，苏州的园林、杭州的盆景，小巧、大方，精妙、雅致。她的美，是自然的恩赐，而不是靠装束与打扮……

她知道量雨镇的居民们盯着她看，不是看她的果绿色的衣裙；也不是看她手中宝蓝色印花丝绸遮阳小圆伞；而是她本身。不是吗？她身前身后，左左右右，不时地走过穿着连衣裙、旗袍裙、膝上裙的姑娘或年轻女人，人们为什么不盯着这些最现代化的时髦“模特儿”看呢？

她丝毫不笑话量雨镇居民们的少见多怪，和缺乏应有的

礼貌。她在火车上已经打听明白：量雨镇地处黑龙港流域，是个凹地的盆底，只要一下雨，雨水便从四面八方汇成涓涓细流，流入大街小巷，镇民们无需从广播或电视里收听天气预报，抬起眼往街心一瞄，就能判断出雨大雨小、是旱是涝，量雨镇就是因此得名。自古以来，量雨镇十年九淹，以穷闻名全省。

四鹊象来自孔雀国的公主，检阅着量雨镇街道两旁好奇而善良的人们；同时也接受着这好奇而善良的人们的检阅。

走到街道的尽头，两侧出现了两个不同凡响的大院。一侧是牌坊式的高大威严的水泥大门，门楣上方挂着“量雨镇地区公署”的大牌子，门口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军人在站岗；另一侧是土地庙式的窄小的红砖大门，门两旁少说也挂有几十块单位招牌，比镇江酱园店里酱菜盆上插的小牌牌还要多，令人眼花缭乱。庆幸的是，她有一双近于特异灵敏功能黑亮的眼睛。她在这多如牛毛的单位招牌中找到了自己要找的单位：地区文联。

她昂然走进土地庙式的红砖墙门。

二

她仍然不向任何人打听，凭着自己的判断直往办公大楼里走去。她说，人有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仅有一张嘴巴。嘴巴还要负担吃饭的任务，负担过重；眼睛和耳朵是无声的，可以有效地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

一层、二层、三层、四层……直到第六层，她终于找见

了自己要找的地点：一间办公室门坎左边的砖墙上，一溜儿订了三块白漆红字招牌：地区文联秘书处、业余作者辅导部、《净土》编辑部。

哦！一间小房，“两部一处”，有意思！四鹊忘记了旅途劳顿，兴致盎然。

“两部一处”的门大敞着，里边没人。她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

她十分崇拜文学名人的“观察哲学”。高尔基说的“观察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契诃夫说的“观察仿佛变成第二天性了”，以及福楼拜指导莫泊桑学习“观察”马的轶事，她都牢记心间，努力效法。现在，趁主人不在之际，她对“两部一处”的简陋陈设开始观察：门左边有一个做工粗糙的半壁宽的木制书架，上面凌乱地堆满了订购或者交换来的各类文学杂志和报纸。西墙根躺一张角铁焊成的单人硬板床，床上方吊一顶铁丝挂住的蚊帐，不知是使用时间过久，还是不经常洗涤的缘故，本应十分洁白的纱布已经变成了草木灰色。床的四条腿各用一个褐色油漆得很好的淘泥碗支撑着，碗内各盛半碗清水。她弄不明白主人耍的哪路把戏。床与书架之间有半米多宽的空隙，主人或许懂得阿基米德定律或其它几何原理，精心安放了一个半圆形木桌。木桌上对扣着两只旧搪瓷碗，碗内盖着何种食品，无从观察。门后墙角立一个盆架，盆架上除去用牙膏皮补了好几块的面盆和牙具肥皂外，最引她注目的是那方已经脱了毛的面巾。靠窗户的正面放一张老式写字台，从式样看，大概属五十年代的产品，但依然完好无损，油光锃亮。写字台上方的墙壁上既无岁寒三友的月历，

更无仕女或电影名星的肖像，只有遒劲潇洒的两个斗大的颜体草书汉字：形象。这是主人的座右铭？还是他的追求目标和理想？或者是友人挥笔书写相赠的一句名言？

观察的结果，她似乎已经了解到主人的生活现状，还好像看到了主人的相貌与个性。室内的摆设虽然无一件和她在杭州的记者办公室里的一套崭新办公用具相匹敌，但毕竟有一件东西令她的目光流连顾盼，欣赏不已，就是那两个粗墨写就的大字：形象。

正当她在心中猜测，这会不会就是靳达远的办公室时，室外突然走进来一老一少。少的大约十七、八岁，长了个娃娃脸，看上去象个大孩子。老的其实不老，四十七、八岁，近五十岁的样子。

“同志，您是……”少的很老练，客气地向她请问。

“我是外省记者，采访来的。”四鹊边答边亮出记者证。

“好，我来介绍一下。”少的指着老的对四鹊说，“这是我们地区文联副秘书长、辅导部副主任、《净土》文学杂志副总编靳达远同志。我叫小高，《净土》编辑部的，管通联。”

她很高兴，差点笑出来，主动伸出手和他俩握手。

她想，对这位编辑总算有了一个理想的称谓，三个官衔，都是副职，名副其实的靳“三副”！当然，现在不能叫，太失礼，不过今后通信，开头就不用费思量了。

小高打水去了，靳“三副”拉过一把木椅，请她坐下。

未曾交谈，她对靳“三副”又观察起来：个头不低，少说也在一米七五以上。可惜过瘦，眼睛凹进眼眶，颧骨凸出脸颊，面色白里透黄，头发象他房内摆设，横七竖八。显而

易见，营养不良。两个鼻孔外露，她曾经采访过一个看麻衣神象的人，知道鼻孔左为天仓，右为地仓，仓外露，穷命无疑。两片嘴唇很薄，闭得铁紧，象大夫用手术刀划一道口子，也是没口福的象征……一句话，这位编辑其貌不扬。不过，话又说回来，自古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他是个满腹文章的大文豪，独具慧眼的大编辑也未可知。不然，为什么唯独他偏偏不向她约稿，而又将她主动投寄的小说稿原封退回呢？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她意料之中？在她意料之外？还是半是半非？她说不清楚。

小高将开水打来，给她和他的顶头上司每人面前倒了一杯，然后向她俏皮地一笑，自觉退了出去，并将房门轻轻带上。

他依然不讲话，上下打量一下这位十分标致的南方姑娘，用凹进眼眶略带倦意的眼睛询问她的来意。

“你叫李四鹊？”

“是的。爸爸在北方打过游击，取了一个北方的名字。”

“从杭州来？”靳“三副”看了她一眼。

“是的。”

……

“李四鹊？”他又在心中下意识地重复一次这个很好听的北方的名字，似有所忆，似有所悟，似有所得……

噢，对了！不久前，他曾经收到一篇题为《梦中的爱情》小说稿，署名李四鹊。那篇小说开宗明义便说梦：怎么可以想象，一个人的生活能够没有梦呢？人心已退居到最后

的领域，没有多少自由可以支配了，只有做梦的自由无法剥夺……

他记得，对这个开头他就有点儿反感，而且一边读一边说：“典型的自由派！”

小说接着写一个姑娘谈恋爱喜欢朦胧，喜欢抽象；提倡《红楼梦》中的“灵”、“神”、“精气儿”、“隐喻”和“意淫”；最好象银河中的星星，忽隐忽现；象黎明中的晨雾，迷迷茫茫；象东海仙山，虚无缥缈……总之，看得见，抓不住。按照这个恋爱观，姑娘和一个小子谈恋爱，三天之后，小子便要亲她。她吓坏了，一口气跑回家，写下了日记：真正的爱情是什么？首先是“灵”的，别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这小部分最终也是属于“灵”的。“灵”可以使感情变得很温柔、很朦胧、很强烈，可以把丑变成美。一切游离于“灵”的都是令人恶心的……

他记得，读到这里，他在旁边注上了“禁欲主义者斯多葛派”几个字，但又吃不准，又在“斯多葛”名子下面划了一个大问号，并加上“探讨”二字。

他继续回顾《梦中的爱情》的内容：

……在现实生活中，姑娘得不到这种理想的爱情，无限痛苦，闭门不出，在家睡了三天三宿，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中终于找到了自己提倡的爱情方式和理想伴侣，她和他从不提一个“爱”字，却充分享受了爱的幸福……醒来之后，姑娘知道是南柯一梦，于是更加痛苦不堪……

他记得，小说通篇读完之后，他对那流畅文笔及大胆、严肃的探讨精神是十分欣赏的，可惜小说刻画的艺术形象模

糊不清，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既不典型，又缺乏普遍意义，又间或夹杂一段他认为似是而非的论述……由于这些原因，他在小说的退稿信上写下了“写小说和谈恋爱都应该而且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不能做梦”的否定结论，后来也一直未接到作者的回音。这位李四鹊是不是那个写“朦胧小说”的李四鹊呢？

他从小塑料袋中，用三个指头夹出一小撮黄色烟末，从手边一叠长方形白纸片中抽出一张，熟练地卷起烟卷来，边卷边问：

“你是《梦中的爱情》的作者吗？”

“是。关于《梦》文，你我观点都已阐明，我想不必重提了。今天我是专程来请教另外一些问题的。”

他用力抽了一大口卷烟，如咽一口沙瓤西瓜那样，喉结上下滚动，便甜甜地咽进肚去，憋了一小会儿，才恋恋不舍地把吸进肺部的烟雾慢慢地、有节制地呼出。在他和四鹊之间立时形成一环套一环的烟圈，滚动、扩散、消失……

她掏出一条象是“苏绣”的荷花边小手绢，在面前轻轻拂动着。

他已经明白姑娘的用意，表面是扇凉，实际是驱赶烟雾；但他照抽不误，而且越抽越烈，他一面津津有味地抽着，一面说：“这烟没上化肥，没打农药，劲大味正。我们男人喜欢烟味，就象你们姑娘家喜欢珍珠霜香味一样，很难改变。”

对他的坦率和饶有兴趣的比喻，她开心地笑了，说：“我们订个君子协议，你抽你的，我扇我的，互不干涉。”

他也笑了。他已确信，自己对眼前这个玲珑剔透的江南姑娘有了接近本质的认识：漂亮美丽、灵牙利齿，这是她的外表；而不同随俗，无止境地追求，是她的内含。

和她交谈，决非一般，不能掉以轻心。

他拼命抽烟，这是“战前”准备。他经常说，对于他，抽烟如同司机给汽车加油，否则，马达转不起来。

她使劲拂动手绢，而且站起来，走过去，毫不客气地把纱窗打开。她经常说，她喜欢雾，但是讨厌烟。

三

“我们怎样开始呢？”她问的是对方，自己却又抢先回答，“我是记者，有职业病，喜欢提问，我问你答好吗？”

“……”他未置可否，这种“默然”是他的常态。

她又觉得似有不妥，找出理由，进一步坚持自己的主张：“无论年龄、资历和知识，你都是老师辈，学生要求老师回答问题，并不算过份的。”

“好的。”他为她的茶杯里添满了开水，微笑着应诺了她的要求，又说，“老师我不敢当；不过，另外，我还有一个条件，保留我也向你提问的权利。可以吗？”

“当然可以。而且这样会谈得更活泼、更深入。不过，我也有个‘不过’，万一，我说得失礼了，请你一定原谅。”她为自己的提议得到通过有点儿兴奋，运用她记者职业特有的技能开始提问了，“我收到了全国几乎全部文学刊物的约稿信，唯独没有你们主办的《净土》的，你能说一说其中的原

因吗？”

“我不想说，我不愿随波逐流。我只想说，你不顾炎热远道而来，已经说明，我们那样做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他风趣、幽默、使用外交辞令、全然一副外交家的风度。

“你对创造和生活的关系有何高见？”显然，她对她的回答十分满意，又兴致勃勃地抛出第二个问题。

“创造第一，生活第二。”

“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人的主要任务是生活。种田、炼钢、写作、编辑，友情、恋爱，生儿育女等等创造过程无一不是为了生活。如果创造只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目的，那么创造过程又有什么意义呢？比如拿你的现状来说，”她指了指室内的简陋陈设，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不是一个老单身，便是过着天河东西的牛郎织女生活。我也敢断言，你为你的《净土》在熬着心血，为你的作者在绞尽脑汁。这两者就很不协调，也就是矛盾。一个勤于创造的你，却过着张洁《方舟》式的生活！别的不说，就说这间小房吧，三块牌子，既作办公室，又兼宿舍，还得接待作者，往大里说，也就是十六平米，况且已被破书烂纸塞得严严……总之，创造，累死累活；生活，一塌糊涂。你不认为，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首先，我不认为我的生活一塌糊涂，相反，我生活得很愉快，很充实，对这四只泥碗顶着四根床腿，你大概会感到奇怪和寒碜，看作我生活一败涂地的佐证之一吧？其实这是我妻子，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妻子为我创造预防臭虫的妙

计。你看，这些专吸人血的小东西，若要空投，上有蚊帐抵挡，它们达不到战略目标；若要沿床腿偷袭，必然掉进我埋伏下的陷坑而自毙。再说，再说这小泥碗，不是一件颇具民族风味的艺术精品吗？”

说到这儿，他骄傲地笑了，眼前似乎出现了他的妻子瑛瑛。他看着那四只釉采泥碗小抵柱，话题一转，继续说：

“五十年代，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省里一个文学刊物做编辑，本可以建立一个许多人羡慕的城市家庭，过一过你说的不是一败涂地的生活。然而，我自愿要求调到这个全省乃至全国最穷的地区工作，我找了一个农村的爱人……”他再次停顿下来，卷烟，不紧不慢地抽了两口，然后才说，“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上，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的位置就在这里。好比一棵青草，有的适合在酸性土壤里生长，有的适合在碱性土壤里生长；有的喜欢高山沙漠，有的则喜欢洼地河滩……不能强求一律的。而我就适合在这块土壤上生长，所以我把根扎在这个黑龙港流域的盆底；所以我也就生活得很幸福。”

“说得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过，我崇尚享乐，写作啊，弹琴啊，跳舞啊，唱歌啊，做菜啊，野餐啊，说笑话啊……只要是好玩的，有兴趣的，我都爱。我极为反感一种流行的说法——痛苦就是幸福。但愿这不是你的主张。我想，痛苦就是痛苦，干吗和阿Q一样，来那一套儿子打老子的荒唐逻辑呢？”

果然不出所料，好厉害的丫头！他心里想。

他不得不再卷起一支烟，边卷边回答。